

老藤 著

鼓掌

手四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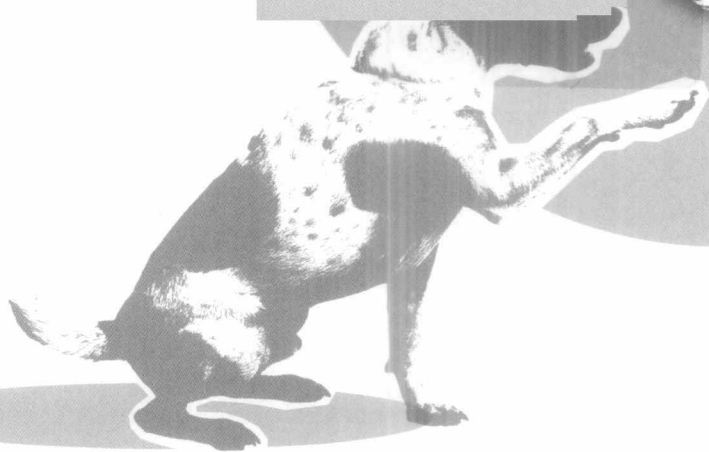
群众出版社



老藤
著

鼓掌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鼓掌 / 老滕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014-4331-4

I. 鼓… II. 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5364 号

鼓 掌

老滕 著

责编 晓 潇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电子信箱: qza@qzchs.com

网址: www.qzchs.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1 字数 196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978-7-5014-4331-4 / I · 1780 定价: 22.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鼓

掌

手
四
起



第一章

午后秋阳透过宽大的落地窗，将室外叶落殆尽的老槐树幻灯一样，打
在北墙上。程海岩不止一次注意到了。随着太阳西移，树影悄无声息地变
化着。刚才还是收敛的样子，半张晚报的工夫，就变得张牙舞爪了。天光
黯淡下来，这树影也渐渐模糊，终至无了踪影。

程海岩把目光从墙上收回，落在案头一份报告上。

报告要求：对市国资委主任牛昕实行双规！

几天前，报告就摆在案头了！万事俱备，“906 专案组”的启动就差
他大笔一挥了！

检查一室的主任李子和刚刚来过。他瘦高清癯，表情凝重，看上去很
有些堂吉诃德的悲壮。因办案叨骨头，大家对他敬而远之，私下封他“一
根筋”。可程海岩却非常欣赏这个一根筋的部下。在一个内部会议上他就
说到，纪检工作需要的就是油盐不进的犟劲，太精太灵不行。半个月前，
实名举报牛昕的信访件从省里转来，他便点了李子和的将，让他负责专案
组的工作。见程海岩迟迟不曾落笔，他便无声地退了出去。

让程海岩犹豫难决的并非牛昕的职务。他不过一个局级干部。在浑江
市，如此级别的人能坐满一个大会堂。但是，罩在他头上的光环却是无人
能及。就是在刚才，还有一个荒唐的念头闪过程海岩的脑海——牛昕要是
军人，功勋章一定多到挂满前胸，累及后背。在他那里，荣誉紧随金钱，
一路高歌猛进！他俨然一个荣誉围猎者、收藏家。惟其如此，程海岩不由
慎重起来。

牛昕简直就是浑江工业系统改革的一块招牌。这招牌挂起来的时候需
要层层镀金，摘下来的时候难免不磕磕碰碰。为此，他一再问李子和，初
核的问题能不能把握准？李子和拍着胸脯保证：如果牛昕够不上线，我提
头来见你！李子和所说的“线”，是指党政纪处分。市纪委一直内部把握
这样一条原则，对实行双规的对象，构成党政纪处分是门坎儿。

牛昕的问题就像豪猪的背，哪一点摁下去，都会扎出血来。

程海岩把报告扣在桌子上，靠着椅子闭目小憩。他要在脑子里梳一
梳，牛昕的案子查下去，大致会牵连到哪些人物。

头一个受牵连的应该是副市长马小德。马小德是牛昕的主管市长。长长的脖颈使他看上去总是高人一头。每次工交系统开拉练会，他都像一只旁若无人的公鹅，喜欢对身边的人吼上几声。只有对牛昕，他才会把长长的脖颈弯下来，交头接耳，有着说不完的私话。关于国企改制出售的问题，下边有许多反应。有人说牛马两人演双簧，其实是牛在给马扛活。如果牛饮了一盆油，那么马至少饮下一缸。但这个说法都是来自民间的口风，没有谁去查证。倒是干部中流传的一个说法，令马小德很是恼火。这说法就是针对他的长脖子的。说有一次，马小德在外省一个风景区旅游，让一个道士给算命。这道士把他的长脖子端详了半天，说，这脖子太长了，日后恐有砍头之灾。浑江人对这个说法深信不疑，但程海岩听后却一笑了之。他想，这不过是那些卖了厂子无业可就的下岗工人释放的一种情绪。道士吃豹子胆了吗，敢这样给人算命？

接着受牵连的可能是财政局长朱雨祥。朱雨祥是个胖得眼睛想睁大都困难的肉球，走起路来两条短粗的大腿拼命较劲，再名牌的裤子穿上几天，裤裆处就变得一塌糊涂。他身为财长，和国资委有着天然的联系，国资委很多事情需要过他这一关。有人说，如果朱雨祥的眼睛能睁开，牛昕就是牛魔王，也搬不动那么多的国有资产。

还有可能受牵连的是省审计局的副局长杨志。这个和《水浒》中“青面兽”同名的人，曾任本市审计局长，是个很健谈的人。与“青面兽”相同的是，他也长着青斑胎记。只是杨志的青斑胎记长在脸上，他的则长在胸口。杨志在本市任职时，牛昕的各种审计报告都出自他的手下。初核时，李子和就找出了审计上一些明显的漏洞，怀疑牛杨蛇鼠一窝。不过，杨志很得上层赏识。今年年初，他被提拔到省局当了副局长。

程海岩不再去想，起身在办公室踱步。秘书小吴敲门进来，说周二省里有个会，周一报到，周二上午开会，请示他能否参加。他点点头同意了。去省里开会不需要动脑子，带着耳朵去就行了。他一向把开会当成休假的。

小吴刚走，李子和就来了。没等这个唐吉诃德说话，他就摆摆手道：“已是周末了，‘双规’牛昕的事下周再说吧。”

李子和没有点头附和，而是直着脖子说：“一个大礼拜，够串多少供的？”

“你总该给我个思考的时间吧。”程海岩佯装生气地对李子和说：“这是‘双规’干部，不是传阅文件，我怎能大笔一挥，一签了之？”

“可是，夜长梦多呀！”李子和搔了搔稀疏的头发，仍站在那里不走。

程海岩笑了。他一贯认为，在下属面前必须沉着镇定，显得胸有成竹。这是服众的前提，尽管有的时候他心里也在七上八下。

“牛昕跑不了。”他语气坚定地说。

他不容置疑的信心如一股强风，让李子和心头的疑云一扫而光。李子和细长脖颈上青萝卜一样的脑袋点了点，临要离开时说：“那就让这小子再潇洒几天吧！”

程海岩知道他话中的含意。牛昕天天花天酒地。这在浑江市已不是新闻。党风室的人曾找他谈过话，希望他注意公款消费问题。很快，市领导给纪委打来电话说，牛昕的工作性质就这样，招商引资，不吃点喝点，感情怎么联络？情况报到程海岩这里，他只好置之一笑。事情也就撂下了。

程海岩一向喜欢在周六上午游泳。这个时段游泳池没人，水质又好，是做一回浪里白条的好时候。

他水性一般，游泳风格极其散漫。一池碧水，任他鸭子一样不规则地钻来晃去。反正池水中就他一人，岸上也无观众。就是来了人也没关系，脱去一身行头，泳镜泳帽一戴，谁还能辨出官与民？看过一部电视剧时，退位的乾隆与刘罗锅在澡堂里的那段戏，让他印象深刻，感慨颇深。其实，所谓身份，都是些身外附加的东西。当大伙赤条条挤到一起时，哪里还能分出皇帝和平民？可是，皇帝一旦穿上衣服，让前呼后拥的随从一村，高下立现。

水温比室外的天气还要舒服。他闭着眼睛，信马由缰地仰泳，半晌懒得动一下两臂。等到池水几乎漫过耳朵时，他才大鹏展翅一样，划动一下，让身子直挺挺地窜出一截去。今天，他脑子里满满的，都是牛昕的事。他知道，无论省纪委还是市委，对双规牛昕都是口头答复，而真正落在文字上的只有他了。这就意味着，他要承担此案可能出现的所有后果和责任。牛昕已经几次请求，要和他谈谈，他都没有同意。他对任何案子都不想先入为主。他在等待李子和的调查。他对牛昕的答复是，任何事情都可以和调查组说。让他心烦的是，主管案件的纪委副书记告诉他，省里一位领导对牛昕的案子很关心，已让省纪委了解情况了。他对副书记说，不要听信谣传。至今为止，还没有哪个领导找我为牛昕说情。副书记说，你天生一副包公脸，不到关键时候，不会有人找你的。

游泳池的屋顶是钢架结构，顶盖是一方方透明的玻璃。透过玻璃望出去，就是深邃碧蓝的天空。他睁眼看了一会，心想，这屋顶要是一整块玻璃就好了。那样，映进池中的就会是一方完整的蓝天。现在这样，好端端一个蓝天被井田制了。

正在胡思乱想，耳边突然传来一声急促的喊叫：“救命！”

他一个转身翻过来，抬头一看，不远处，一个女子正在水中挣扎，眼看就要沉下去了。他一个猛子扎过去，抱住女子的腰，把她托出水面。游

泳池有四米深，沉下去可是要命的。

“救生员！”他一边踩着水托起女子，一边探出水面大喊一声。

值班的救生员闻声跳下来，帮着他，将这个女子送到泳池边。

女子躺在长椅上，急促地喘息着。救生员要扶她去医务室，她拒绝了。她说不知道水会这么深。从上面看，这水也就齐腰呀！怎么一下去，脚就够不到底了。女子面容姣好，体态苗条，程海岩觉得有些面熟，又一时想不起来。看着她像是缓过神来了，便说：“你该看看标志才对！四米深，两个你也够不着底。”说完转身要走。

“程书记，谢谢您。”女子欠起身子说。

他愣了一下，问：“怎么？你认识我？”

“我是电视台的苏梅。程书记今天救了我一命。”

他这才对上号。溺水者原来是电视台主持新闻节目的苏梅，浑江市家喻户晓的名人。在民众那里，苏梅要比他这个纪委书记有知名度。

“哦，初学游泳，要找教练的。这样莽撞下水，太危险了。”

程海岩从苏梅身上移开目光，拉下泳镜。苏梅那白瓷一样的皮肤光泽闪耀，令他不敢直视。尤其是泳装上的樱花图案，让他的目光无法聚焦。他从没有这样面对一个漂亮的女人，更何况是本市的女名人。

就在他转过身去时，苏梅又说话了，“程书记，有道是，救人救到底，送佛上西天。你既然救了我的命，就接着教我游泳吧。如果我不会游泳，下到池中还是会呛水的。”苏梅是一口气说出这些话的。她从躺椅上坐起来，虔诚地等着他的回应。

程海岩下意识地四处望了望，除了救生员在池边闲逛，偌大的游泳池再无他人。真是得寸进尺的女人。他对女记者向来敬而远之。她们背景复杂，人脉错落。你说出的话，由她们的笔一竖，有时就莫名其妙地成了两码事。现在，苏梅提出这样的要求，让他猝不及防，站在那里愣了好一会，才回答说：“对不起，我游泳不过是三脚猫的水平，不敢误人子弟。”

他不得不拒绝。纪委书记教电视台的女主持人游泳，这可是个容易引起暧昧联想的市井话题。他朝苏梅点了下头，一个猛子扎到水里。溅起的水花扑上岸来，让半坐在躺椅上的苏梅打了个激灵。

程海岩又在水里开始他的仰泳。不知怎的，他明明仰望的是棚顶的玻璃，可是那玻璃上却出现了穿着樱花泳衣的苏梅的形象。说实话，苏梅身上的泳装要比她的容貌更让他心动。那泳装上满是盛开的樱花，绚烂却不张扬，令人恍惚间生出想要靠上去嗅一嗅冲动。

他对樱花的偏爱源于大学时代。离学校十几里的一处水库公园里，有一株百年樱花。一个樱花盛开的春天，在这株樱花树下，他结识了一个女孩。一个有着樱花一样笑容的女孩，在樱树下写生。可人的女孩画画很专

注，齐耳短发上落了几片花瓣。他的目光老也挪不开了，却在花瓣和画板之间忙个不停。他傻傻地站在那里，脚板像是被人下了钉子了。女孩收拾画具，像是要转移阵地了，他才觉出了自己的呆鹅样。正打算起脚走人，回转身来的女孩发现了她。女孩盯着他的校徽说，喜欢画画，应该考美院呀。他不知道脸是不是绯红了，但觉得一阵滚烫漫过脸庞。女孩像是做了自我介绍，他却一个信息都没有抓取到。小偷被抓了现行感觉让他窘迫不已。同伴的呼唤正好在这个时候传里，像是救他出了火坑。他揣着一颗乱蹦的心逃离了女孩。此后的青春里，他不知多了多少多情的美梦，多情的美梦里，却只有一个樱花姑娘在微笑。

游泳池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他该走了。上岸时，他环顾四周，已不见了那片樱花。

从更衣室出来，一身白色休闲装的苏梅正在大门口站着。“你在等人吗？”他不得不打招呼，刚才的拒绝过于生硬。

苏梅微微笑了笑，道：“我一个人来的。我等出租车。”

程海岩的车就停在门口。那个小号车牌苏梅不可能不知道。程海岩顾及风度，不好就这么一走了之，便跟苏梅客气了一句。不成想，苏梅没怎么推脱，就应承了下来。她等着的，不像是出租车，而是程海岩的这声邀请。

路上，苏梅双手合抱着大大的皮包，雕塑一样静静地坐着。程海岩瞥了几眼身旁这个一声不吭的主持人，心想，我这是何苦呢？救了人家却又得罪了人家。当时，教她几个游泳动作不也就应付过去了嘛。

程海岩将苏梅一直送到她住的小区门口。临下车时，苏梅突然说话了：“刚才您拒绝教我游泳，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丢了面子。为此我流了眼泪。请程书记不要再拒绝我第二个请求。希望能给我一个报答救命之恩的机会，请您吃一顿晚饭。”

他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脑子里突然盛开一簇樱花。他听到苏梅在车窗外说：“时间是明天晚上，等我电话。”

程海岩周末一般比较清闲。上午游泳，下午躺在床上看书。他刚刚翻开看了多日也没看完的《百年孤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王鹏志的电话就打过来了。王部长说有急事需要请示，马上就到家来。

程海岩很奇怪，有什么事这么急呢，非要到家里来？他对这个王部长印象颇好。他情趣广泛，爱好颇多，是个帅哥才子型的干部。到欧洲培训一年后，更是才干大增。会上发言时喜欢夹杂几句恰到好处的英语，让程海岩这样先天不足的干部感慨颇多。他想过，将来经济全球化，没有这样一茬领导干部，与国际接轨还真成问题。

王鹏志是带着组织处阎处长来的，一看就是一种工作的姿态。他拿出

一份名单，说是明天要报省委组织部，因为时间紧，市委常委会就不开了，书记让常委们圈阅一下。

程海岩接过名单一看，是市委推荐省级先进的名单，名单上一个熟悉的名字像针一样刺向他的眼睛：牛昕。

牛昕这次被推荐的称号是省级优秀党务工作者。

“你们对牛主任了解吗？”程海岩问。

王鹏志看了身边的阎处长一眼说：“处里专门去考核了。阎处长，你把考核情况向程书记汇报一下。”

带着厚厚眼镜，一身书卷气的阎处长有些拘谨，稀疏的头发如同盐碱地上缺乏养分的小草，细软而蓬松。他从包里拿出一沓材料，开始介绍牛昕的情况。材料中的牛昕的确很感人，让人联想到许多媒体宣传的典型名人。如果程海岩不了解牛昕，单凭这个材料，给牛昕一个国家级的称号也不为过。材料列举了牛昕处理贿赂问题的事情，说牛昕用人贿赂他的钱，在一个偏远的农村建了一所希望小学。他感到蹊跷，专案组怎么没有掌握这个情况呢？

阎处长介绍完了，王鹏志解释道：“省里催得急，这才周末打扰各位领导。”

客厅墙壁上的挂钟，突然在这个时候推开一扇小窗。一只小鸟探出来，很响亮地叫了三声。王鹏志下意识地看看腕上的手表。

程海岩看了看圈阅的常委。十一名常委已有七个圈阅过了。圈阅过就是表示同意，也就是说这份推荐名单从理论上讲，已经可以通过了。

他的眉头微微蹙了一下，把报告摊在茶几上，正要起身拿笔，身旁的王鹏志把笔递了过来。他接过笔，很规整地签上了自己的大名——他签名一向都集中精力，从不龙飞凤舞地显示潇洒，尽管他的草书很有功底。就在王鹏志微笑着伸手接过名单时，他又用笔在牛昕的名字上重重地划了个圆圈，一个箭头把圆圈拉了出去。然后，把名单递给了王鹏志。

王鹏志接过名单看了好一会儿，不解地问：“程书记，这……”

“噢，”程海岩轻描淡写地说，“牛昕同志有个信访件正在核实。所以，我认为，这个时候推荐不太合适。”

王鹏志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小声问：“问题严重吗？”

程海岩很认真地看了他一眼。王鹏志很不自然，赶紧补充说：“牛昕同志是我们在工交系统培养多年的一个典型。这次，他要是不上，名额恐怕要瞎了，我们没有准备第二人选。”

程海岩不动声色地说：“牛昕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

送走了客人，他又看了一会儿书。上大学时，他就对马尔克斯感兴趣，尤其是这本《百年孤独》，书中马孔多人对吉普赛人的磁铁和冰块的

描述让他浮想联翩。他煮了一碗面，打发了周末的晚餐，然后出门散步。

浑江市的秋夜是小商小贩的天下。程海岩所在的小区，住的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但小区的门口还是商贩云集。卖瓜果小商品的且不说，紧贴着栅栏的区域竟然被几个狗肉贩子给占领了。这几个卖狗肉的穿着不伦不类，个个贼目鼠眼。程海岩总怀疑他们是混混。听小吴说，浑江市有个偷狗团伙，专门到乡下偷农民的狗，杀了卖狗肉。程海岩让城管的人过问过，是不是不要在小区门口卖狗肉。负责城管的人调查一番后告诉他，这狗肉摊还真不好管，韩主席是这肉摊的主顾。

程海岩不好再说什么。城管所说的韩主席，是市政协刚刚退下来的韩维田，他中学时的政治老师。韩主席喜食狗肉喝小烧。这是浑江市公开的秘密。每年雪花一飘，韩主席都会兴致勃勃地杀一条狗，招待与关系近的市级领导。程海岩和他是师生关系，自然也在邀请之列。程海岩不吃狗肉，碍着老师的面子又不得不过来。所以，每次参加这样的聚会，都有一种活受罪的感觉。

从密集的商贩间挤出去，程海岩来到路灯昏黄的大街上。自从在市医院当牙科医生的妻子去法国进修以来，他习惯了一个人在大街上散步。他发现，早晨散步时总会遇到熟人同僚，而晚上在大街上遇到的都是退休老人。晚上散步不利健康吗？当然不是。他想，大概是在位的同志晚上都有各式各样的应酬，回家太晚，想散步也散不成了，只能选择早晨出来。

刚走出不远，一辆小车追上来，停在身边。韩主席摇下车窗，对他说：“别走了，上车。”

韩主席说话干练，几乎没有半个废字。和程海岩关系特殊，说起话来几乎不容商量。“给你家里打电话，没人接。我猜你是出来散步了。”

程海岩上了车，问：“这是去哪儿呀？”

韩主席笑眯眯地说：“品尝普洱茶。”

程海岩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他最怕韩主席拉他去吃狗肉喝烧酒。韩主席酒量大，且喜豪饮，倒在他杯下的市内外领导不计其数。程海岩曾开玩笑地说，韩老师教了他许多知识，就是没教他喝酒的本事。

韩主席把他拉到西山下一个叫做国际写作中心的山庄别墅。别墅不大，十分有味道。青一色的歇山式木刻楞建筑，勾檐连脊，曲廊弯榭，置身其中，恍若坐享阿房宫一般。建筑四周栽植了大片雪松，墨绿色厚密的枝叶遮住了别墅的窗户，给古朴的建筑添加了几分神秘。

胖乎乎的财政局长朱雨祥已经站在别墅门口。他一身白色的休闲装，更加给人圆而粗的感觉。好像刚刚洗过澡，头发还有些湿，鼓胀的脸上有着条条潮红，看上去像个朴实的南瓜。他握住程海岩的手说：“我请领导喝茶不喝酒，程书记是不是该表扬我？”

程海岩没想到朱雨祥会在这里。朱雨祥这么一说，他也跟着开了句玩笑：“朱局长，有的茶可是比酒贵呀。”

“你说对了，程书记。今天请两位领导来，就是淘了点好普洱。好茶会好友嘛。”

韩主席显然觉得，朱雨祥这话有点过头，有拉高自己的嫌疑——下级怎么能对上级套朋友呢？便在一旁道：“有话进去说吧。”

朱雨祥领着两人来到一间日式包房。一个穿着和服的女服务员正跪在榻榻米上候着。茶几上玻璃煮水壶、宜兴紫砂提梁壶、三盏骨瓷盖碗杯和一个土陶公道杯，很讲究地摆放着。程海岩看到，一个银质的盘子上，搁了一块槽子糕般大小的普洱茶和一把古币形的不锈钢茶刀。想必这就是朱雨祥的那块普洱茶了。他环视房间四壁，古典风格的装修很有品位，对面墙壁上的一幅国画，给房间点缀出几许深邃。难怪要起名为国际写作中心了。来到这么个世外桃源，不会写文章的也能冒出点酸水，程海岩想道。

韩主席说：“老朱呀，我天天喝普洱。你说说，你这茶比我的七子饼好在什么地方，值得我们跑这么远的路？”

朱雨祥诡秘地一笑，道：“今天请两位喝的不是茶，是古董。”

他把银盘端过来，指着那块槽子糕状的普洱茶饼说：“这是极品茶膏，清廷的贡品，距今有一百多年了。”

程海岩仔细看了看。这茶膏其貌不扬，一块并不好看的炭状物，绿黑色，表面尽是细小的蜂窝孔，估计重不过二两。

韩主席轻轻嗅了嗅，道：“把古董喝了，岂不可惜？”

“再好的茶也是给人喝的。两位领导能赏光，这茶膏我还敢留吗？”

茶小姐开始操作。她动作娴熟，从温壶涤具、切茶投茶、润茶冲茶，分茶到杯，每一环都有条不紊，文雅娴静。

三个人端起茶杯。程海岩品了第一口茶。茶味很厚，舌尖有一种涩涩的感觉。

“不错！”韩主席盯着那杯赭色的茶汤说，“不愧是越陈越有滋味啊。你说呢，海岩？”

程海岩放下茶杯，眼睛却不自觉地投到对面的国画上，“我对普洱茶没有研究。不过，从老朱摆的这个阵势看，这茶肯定不一般。从报纸上知道，普洱茶的价格已高得离谱了。这百年的茶膏恐怕是茶中极品了。”

“不愧是搞纪检监察的，什么也瞒不过程书记的眼睛。这样的茶膏现在是有价无市，就是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朱雨祥有点洋洋得意。

“多谢了，朱胖子。有好东西还不忘我这个退休的人。”

“哪里。韩主席在位时对我的关照，我没齿难忘。善有善报，喝点茶还不是应该的吗？”朱雨祥很会说话。

“是呀！我在位时尽管脾气不好，但都是对事不对人。对干部我是出了名的护犊子。”

看程海岩一直眼不离对面的国画，韩主席也草草地睨了一眼。接着，他问朱雨祥：“那是谁的画？”

朱雨祥头也没转，很自豪地说：“又是古董，清朝的《秋夜读书图》。”

“清朝？”韩主席笑了笑，“怕是赝品吧？清朝的画会挂在这里？”

朱雨祥说：“鉴定过的，肯定是真迹。”

程海岩收回目光，骨瓷茶杯上那个耳朵般的把柄，像个大大的问号在提醒他。他捏住这问号，端起杯，把杯子置于鼻下仔细地闻了闻，放下，又抬头欣赏起对面的《秋夜读书图》。

程海岩总觉得，这《秋夜读书图》在哪儿见过，画中那棵焦墨老树有点似曾相识，可一时想不起来。画轴已经很旧了，装裱的锦缎都飞了毛边。画用玻璃镜框罩着，给人一种很珍贵的感觉。

“那画的是棵什么树呢？”程海岩问韩主席。

韩主席凑过脸去看了看，摇摇头，道：“说不好，乍看像楸树，再看又像柿子树。”

“对了，说到柿子树，我倒想起一件事来。”韩主席突然来了兴致，说，“去年冬天，我到韩国的时候，发现了个奇怪的现象。”

程海岩和朱雨祥都放下茶杯。韩主席的故事他们不能不洗耳恭听。

“在一个农庄，我们发现，柿子树上有些柿子还没摘呢。那柿子红红的，挂在光秃秃的枝头上，成了农庄的一道风景。有人问导游，这么好的柿子为什么不摘？这样留在树上不是可惜了吗？导游的回答让所有人沉默了。原来，柿子是果农留给喜鹊吃的。导游给大家讲了事情的原由。过去，柿子林中生活着许多喜鹊。一年秋天，柿子丰收，果农们采净了所有柿子。恰巧那年冬天雪非常大，栖息的喜鹊寻不到食物，都饿死了。结果，第二年，柿子林遭受了罕见的虫灾，果农损失惨重。于是，果农们又引进喜鹊。每年秋收后，都要在树上留一些柿子给喜鹊作过冬的食物。柿子林才又恢复了元气。”

“看来，人们不能竭泽而鱼。这和我们涵养税源是一个道理。”朱雨祥很有感慨。

程海岩点点头：“大自然是有机的整体，相克相生。”

“有道理。”韩主席端起茶杯，眯着眼睛，若有所思地说：“就说这普洱茶膏吧。一百年前生产的时候，可能一斤也就几两纹银。但买的人没把它都喝光，留了一些压箱底。这一压，贡献就大了。不值钱的茶饼成了价值连城的古董。我们今天能品尝到这么好的普洱茶，难道不该感谢当年杯

下留茶的人吗？柿子喂喜鹊的故事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凡事不能做到极致，给别人留有余地，也就是给自己留下了一片天地。”

程海岩一边听韩主席讲话，一边又把目光投到对面的古画上。他怎么看这《秋夜读书图》都有些矛盾。画面上的大树枝桠交错，却难见到树叶。画的名字是秋夜，可从画面上看到的树又像冬天。清代的乡间，冬天才糊窗纸。大冬天开着窗户读书？在树叶落尽的深秋，如果读书人开着窗子读书，脑子就要读出毛病了。

茶小姐又续了一次茶，然后向大家建议，说这里有免费弹奏琵琶的，是否想听？

朱雨祥和程海岩把目光都投向了韩主席。韩主席笑了笑，说：“我不是白居易，作不了《琵琶行》。海岩知道，我在学校是教政治的。弹琵琶这样雅致的事，还是海岩能欣赏。”

程海岩见韩主席这么说，就点了点头，说：“那好，我们也别光喝茶，就听一曲琵琶吧。反正是免费的，增加不了朱局长的成本。”

朱雨祥说：“哪里哪里，我能买得起马，就能备得起鞍。我一块普洱茶，听一个月琵琶用不了……”

韩主席打断他的话道：“别吹牛了！快让小姐去请人弹琵琶吧！”

茶小姐起身出去，领来一个个子高挑、挽着长发的姑娘。姑娘身穿绛紫色旗袍，怀抱一把琵琶，表情严肃，不颦不笑，雅致地向大家颌首之后，欠身坐在靠近古画的一把木椅上。

茶小姐把曲目单递给朱雨祥。朱雨祥瞪了小姐一眼，说：“真不知大小！领导在这里哪能轮到我点曲？”说完，双手把曲目单递给了韩主席。

韩主席接过单子，翻了两下，又递给程海岩，“还是你来吧！我对古乐知之甚少，就知道有个《高山流水》。还是古琴曲，琵琶不能弹。”

程海岩接过单子，看也没看，说：“弹一曲《十面埋伏》吧。”

程海岩喜欢听音乐，国内外名曲的CD收藏了不少。这么近距离地听《十面埋伏》还是第一次。琵琶小姐的弹奏技艺很娴熟，在列营、吹打、点将、排阵、走队五个环节上，把握得恰到好处。程海岩和韩主席都被她的弹奏吸引了，忘了喝那名贵的普洱。当乐曲进行到第二部分时，程海岩感到心率有了变化。从埋伏的低潮开始，经过鸡鸣山小战的铺垫，在九里山大战上，演奏步入高潮。小姐的弹奏如同笑傲江湖中的东方不败，把怀中的琵琶拨得死去活来。程海岩很惊诧，这么个文静的女孩子，能把琵琶弹得如此铿锵，简直就是胸中百万神兵的穆桂英了。

当演奏进行到项王败阵、乌江自刎的时候，程海岩完全沉浸在音乐之中。他闭上眼睛，沉浸在漫无边际的惆怅和伤感之中。恍惚间，他想到了泪沾青衫的白居易，想到了白居易笔下黄芦苦竹、鸥鸦嘈杂的湓江。音乐

停止的时候，他睁开眼睛，感到两颊点点凉意，轻轻一拭，竟是难得一见的眼泪。

好在韩主席和朱雨祥不曾发现。倒是琵琶小姐似乎觉出来了，欠起身，微微鞠了一躬。

“古代的《十面埋伏》好像不是这么结束的吧？”程海岩问。

一直没说话的琵琶小姐点点头，微微笑了一下。

“好像还应该有关军奏凯、诸将争功和得胜回营三段。”程海岩说。

“如果您想听，我可以把它弹完。”琵琶小姐眼睛亮亮地望着他说。她的普通话听起来绵绵的，像是吴侬软语，如同带着羽毛一样。

程海岩看看表，摆了摆手，“太晚了！还是改日再听吧！”

离开山庄别墅时，朱雨祥递过两张健身卡，说：“领导要注意健康问题，累了就到这里来打打球，游游泳，放松一下。”

韩主席接过健身卡，很严肃地问：“这里没有不健康的東西吧？”

朱雨祥道：“这是作家办的会所，雅着呢！黄赌毒那一套跟这里不搭界。”

“要是这样，我和程书记就笑纳了。”韩主席没等程海岩说话，便做出了决定。

这是一张很精致的金卡，VIP字样耀眼夺目。卡上只是标了些免费运动的项目。程海岩没说什么，随手放到了衬衣兜里。财政局长的面子还是要给一点的，不来消费就是了。这个时候要是拒收，等于当众扒了韩主席的裤子。

回来的路上，韩主席提到了浑江市上下都十分关注的事情。换届在即，现任市长要退，能接替的人选范围很小。程海岩也是人选之一，要把握好这个机会。

程海岩笑了笑，道：“那是组织上的事，自己怎么去把握？还是顺其自然的好。”

“道理是这样。可是，现在选择干部越来越重视民意了。人心向背是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纪委书记是个得罪人的差事。具体案件中，处理标准上你低一点，在干部中你威信就会高一些。俗话说，宽以得众嘛！宽严相济，以宽为主。”

程海岩点点头，说：“宽严相济本来就是纪委工作的一条原则。”

韩主席拍了拍他的膝盖，道：“你是我学生中发展最好的一个。我对你抱很大希望。”

“我会努力的。”程海岩看着车窗外的夜色，一盏盏路灯迅速向后退去。他突然很想听琵琶小姐没有弹完的那三段曲子。对于《十面埋伏》，为什么要处理成如此悲壮的结局呢？

接到苏梅的电话，程海岩还没起床。妻子去法国进修后，他就有了周日睡懒觉的习惯。周六上午要游泳，不能恋床。到了周日，他索性关掉手机，睡个死去活来。昨夜喝了太多的茶，直到凌晨，他还没有睡意。一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那幅《秋夜读书图》。实在睡不着，就给妻子挂了个电话。

中国的夜半时分，欧洲的日头正毒着呢。妻子接到电话，声音有些变调，说奇怪了，今天一个脸上有疤的法国商人到她进修的大学来找她，说国内的一个朋友托他送些生活费来。老天爷，一出手就是三万欧元！我说不要。他放下钱就走，连个名字都没留。程海岩一听，知道这钱是无法退了，便告诉她说，这来路不明的钱，一分也不要花。妻子说，我知道不能花，可这么多钱放我这里，我天天担惊受怕呀。程海岩想了想，那你就存到信用卡上吧，我在国内做好登记。妻子几乎要哭了，说你在国内当包公，我在国外快要当人质了。程海岩心里不禁有点酸，就安慰了妻子几句，说有我这个黑脸包公，谁敢动你一根指头？话是这么说，可他心里也没有底。这钱是谁送的呢？

苏梅的声音一改电视里主持新闻节目的正统，纯而又纯的京腔像一股清泉，从耳鼓一直流进心里，让他惬意爽朗。她提醒程海岩，不要忘了晚上约定的事，地点是她法国同学的别墅，洞庭街5号。苏梅最后还说，她的同学法国鹅肝做得特棒。放下电话，他昏沉沉的头有点清醒，洞庭街5号？那不是外商居住区吗？吃饭怎么选了这么个地方？又一想，苏梅的安排大概是考虑了他的身份。试想，去哪一家饭店，他和苏梅的晚宴会不被人知？

起床后，他给李子和打了个电话，让他在案件检查室的账上记上这么一笔：法国，陌生人强行留下三万欧元。原因不明，待回国后入账。李子和说，这钱是不是牛昕送的？这小子够厉害，把网都织到国外去了。现在还不能肯定是牛昕。他说，这事不好查，先登记上吧。注意保密就是了。

洞庭街是一条临山的僻静街道，远离闹市。街两旁都是矮层别墅。居住者大都是有私家车的外商和在外企工作的白领。由于居民少，这里不通公共汽车。行道上高大的法国梧桐以及大量的闲置别墅，给这条街道营造出少有的静谧。

程海岩的奥迪车在街上转了个来回，才找到洞庭街5号的位置。这是一处日式风格的别墅，很像昨晚喝茶的那个山庄。与山庄不同的是，别墅的院子。院子很阔，栽满了一株株枫树。深秋季节，满院的枫树犹如燃烧的大火，缭绕着这仿木刻楞的日式建筑。

别墅的院门在奥迪车靠近时自动打开了。驶进院子，程海岩顿时眼前

一亮。别墅古铜色的门前，苏梅像迎宾小姐一样等候在那里。让他惊讶的是，苏梅竟穿了一身有着淡雅樱花图案的浅色套裙。在色调古朴的建筑与枫叶火热的氛围中，苏梅的这身套裙恰到好处地成了院子里的诗眼。程海岩感到，呼吸不那么均匀了。遇事一向从容的他这是怎么了？熄灭马达的同时，他这样问自己。樱花简直成了他敏感神经上的开关，只要稍稍触动，内心就会泛起层层涟漪。

“谢谢程书记赏光。”苏梅迎过来，很礼貌地低了一下头，和他握手。

程海岩不想在院子里过多寒暄。他此行一直有些忐忑，像苏梅这样的名女人，社会关系不会简单。如果把名女人比喻成一棵向日葵，那么在向日葵的根下，一定有众多的男人做肥料。否则，这朵向日葵不会奔放夺目。路上他的车开得很慢。一只手在拦着他，让他犹豫、却步，可又有一只手在召唤他，催促他成行。他想到了当年孔子会见南子的故事。连孔夫子都能不顾学生的阻拦，去赴南子的约会，我一个凡夫俗子，怎么就不能赴苏梅之约，吃一顿晚饭？矛盾中，他驾车来到了洞庭街5号。

“请，我的大书记。”苏梅面若樱花。

进到客厅，弥漫在空气中的女性的味道隐隐约约，让人不能忽视。他叫不出这种香水的名字，但能感觉到这香水的品质。这是一种与化学无关的品质，能让人感受到五月的草原和草原上挤奶姑娘挥洒出的阵阵奶香。深深呼吸了之后，他得出结论：这是一种精心调出的既令人宁静安逸，又令人食欲勃发的味道。他环视了一下客厅：靠近落地窗，是一组浅色樱花图饰的布艺沙发，沙发对面是一台大屏幕的等离子电视。侧面墙壁上，挂着一幅布歇的油画《蓬帕杜妇人》的复制品。画中，路易十五的情人美丽而充满温情，丰盈的酥胸让程海岩的目光不敢驻足。墙角处挂满了活泼玲珑的各种小饰物，几根孔雀的羽毛像这些饰物的旗帜一样，一直伸向天花板。室内象征男士特征的东西几乎没有，茶几上没有烟灰缸，竹地板上甚至没有一双男士拖鞋。这令只能蹬着一双女拖的程海岩多少有些滑稽。

在沙发上落座后，程海岩问：“你的同学呢？”

苏梅拢了一下黑缎般的长发说：“真不巧，中午有急事飞深圳了。她们法国人，做事很随意。但书记请放心，晚餐上法式鹅肝不会少。”

“你的同学是法国人？”

苏梅起身去冲咖啡。她告诉程海岩，北京读书时认识了这个法国留学生，两人感情很好。毕业几年后，没想到她竟来浑江一家法资企业工作了。“真是山不转水转，人生有时不可预测。”苏梅端过来一杯咖啡说。

“你还邀请了谁？”程海岩用小勺搅动着咖啡。咖啡很香，膨胀的泡沫如同女网球手的肩膀。

苏梅做了个顽皮的表情，道：“程书记还希望找哪一位？”